

普通话、粤语比较义系词句的 句法差异及相关问题^①

张和友¹ 邓思颖²

(¹ 香港理工大学 中文及双语学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² 香港理工大学 中文及双语学系)

[摘要] 文章着重讨论普通话和粤语中一种形如“NP₁—系词—NP₂—结构助词—AP”的系词句,这种句子含有比较义。普通话和粤语在这种句子上表现出差异,究其缘由,在于二者在空语类性质上有差别:普通话的空语类可以具备指称能力,但粤语的这种空语类基本上是无指的。在有相关的允准条件下,二者又呈现一定的共性:普通话和粤语这类句子的比较义是基础生成的,“是/系”仍是系词,只是跟典型的系词有所不同。这类句子的存在,跟汉语没有形式主语有关。

[关键词] 系词句; 比较义; 空语类; 允准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365(2009)03-0023-05

§0 引言

普通话中有一类含有比较义的系词句,以往的系词句研究没有讨论过这类句子(Chao 1968,朱德熙 1978,吕叔湘 1980、1982,王力 1985)。本文将这类系词句表示为:“NP₁—系词—NP₂—结构助词—AP”(结构助词在普通话中体现为“的”,在粤语中体现为“嘅”)。从形式上看,这类句子以及它所具有的比较义似乎跟“系词—NP₂—结构助词—NP₁—AP”这样的结构有关,而实际上这种结构是不自由的。

语言事实显示,普通话和粤语在这类系词句上有“同”有“异”,请看下面的例句:

- ①a. 普: ?是故乡的月亮圆。 ②a. 普: 还是故乡的月亮圆。
b. 粤: ?係乡下嘅月光圆。 b. 粤: 都系故乡嘅月亮圆啲。

普通话和粤语在例①、②这样的句子上表现出一致性:离开“还”、“都”这些成分,句子的可接受度都不高;当有了这两个功能算子,句子的可接受度大为增强。

再看下面的例③—⑤,普通话和粤语表现出明显的对立:普通话接受“NP₁—系词—NP₂—结构助词—AP”这种结构,而粤语则倾向于排斥这种句子。

- ③a. 普: 月亮是故乡的圆。 b. 粤: ??月光係乡下嘅圆。
④a. 普: 学生是理大的聪明。 b. 粤: ??学生係理大嘅叻。
⑤a. 普: 读书人是善良的多。 b. 粤: ??读书人係善良嘅多。

但粤语似乎接受下面这样的说法,跟上述例子的主要差别是多加了一个表示比较意义的助词“啲”(意为“一些、一点”)。例如:

① [基金项目] 本文研究得到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后研究基金(项目编号:G-YX85)的资助。本文在第十五次现代汉语语法讨论会上(2008年7月,延吉)宣读,刘丹青、熊仲儒等先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又蒙邵敬敏先生和岳中奇先生邀请,本文在第二届“南粤论坛”(2008年11月,肇庆)上宣读。

- ⑥月光係乡下嘅圆啲。(月亮是故乡的圆一点。)
⑦学生係理大嘅叻啲。(学生是理大的聪明一点。)
⑧读书人係善良嘅多啲。(读书人是善良的多一点。)

姑且不论普通话和粤语之间的差异,我们发现,无论是“NP₁—系词—NP₂—结构助词—AP”,还是“系词—NP₂—结构助词—NP₁—AP”,都含有一种比较义。首先我们假设结构助词之后有一个空语类“e”,它是NP₂所修饰的中心语。^①语感上,这种比较义是将所有NP₁构成的集合S₁中的成员跟所有由“NP₂—结构助词—e”构成的集合S₂中的成员进行比较(其中S₂是S₁的真子集)。比较的结果是S₂中的成员具有AP那样的属性。

实际上,这类句子的句首不限于名词短语NP,还可以是名物化的动词短语VP(如下面例⑩中的“做人”、例⑪中的“睡觉”)。系词之后也不限于名词短语,也可以是动词短语(如例⑨中的“煮”、例⑪中的“平躺”)或形容词短语(如例⑩中的“正直”)。为了方便讨论,我们把“NP的”、“VP的”和“AP的”统一以“XP的”或“XP—结构助词”的方式表示。请看例句:

- ⑨鸡蛋是煮的好吃。
⑩做人是正直的风格受欢迎。
⑪睡觉是平躺的姿势最常见。

就普通话而言,这些句子跟前面提到的例③—⑤也有差别,因为例⑩、⑪中“XP的”后面的名词短语不能省略。^②下面的讨论里,主要涉及例③—⑤这类句子。对于例⑨—⑪这类句子,以及例①—②有关“都、还”的问题,为了使讨论的问题集中,本文暂不详叙。本文拟解决如下两个问题:(一)普通话和粤语差异的缘由各是什么?粤语为什么也接受“NP—系词—XP—结构助词—AP”这样的语序?(二)普通话和粤语这类系词句的“比较义”从何而来?换句话说,这类句子的“比较义”是基础生成的(base-generated),还是派生的(derivational)?

§1 普粤比较义系词句的差异及其原因

普通话和粤语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上面例③—⑤那样的句子上,我们认为这些句子都含有一个空语类“e”,受到定语“XP—结构助词”的修饰,形成“NP—系词—XP—结构助词—e—AP”这样的句式,如下文结构式一。在这个结构里,“XP—结构助词”作为修饰空语类“e”的定语,由空语类所组成的名词短语“NP”跟形容词短语“AP”组成一个小句“S₂”;这个小句跟系词组成一个动词谓语“VP”,名词短语“NP”和动词谓语则组成一个句子“S₁”。

结构式一: [S₁ NP_{[VP 系词[S₂[NP XP—结构助词 e]AP]]]}

普通话和粤语会在例③—⑤这种句子上出现分歧,跟空语类“e”的性质有关:普通话中被“XP—结构助词”所修饰的中心语“e”具有指称能力(referential),可以指涉系词句中的主语NP。粤语中的“e”则不然:原则上是无指的(non-referential),不指称任何成分(邓思颖 2009)。假如这种看法成立,那么,例③—⑤的a句中“XP—结构助词”之后的空语类“e”因能回指句首的主语而有一个先行语,句子可以接受。例③—⑤的b句则不然,由于“XP—结构助词”之后

① 这种结构中系词之后受“NP₂—助词”修饰的是空语类“e”,因此,本文开头对这类系词句的结构描写中相应位置也应该有一个空语类“e”,下文具体讨论。
② 在对举语境下(如“做人是正直的受欢迎,狡猾的不受欢迎。”“搞学问是严谨的值得提倡,随便的不值得提倡。”),名词短语的省略勉强可以接受,这也说明了这类句子含有比较义。

的空语类“e”无所指,没有与之对应的先行语,其出现缺乏理据,因此句子可接受度低。

上述关于粤语“XP—结构助词—e”中的“e”的定性,还可以从其他相关独立证据中得到证实,请看下面的例子:^①

⑫ * 琴日打电报嘅係张三。(昨天打电报的是张三。)(引自 Lee & Yiu 1998)

⑬a. 嚟呢间俱乐部嘅都係明星。(来这间俱乐部的都是明星。)

* b. 嚟呢间俱乐部嘅係一个明星。(来这间俱乐部的是一个明星。)(引自 Lee & Yiu 1998)

上面例⑫不合法是由于“XP 嘅 e”中的“e”是无指的。例⑬a 在形式上似乎跟例⑫相同,但全称量化算子“都”使“XP 嘅 e”成为有定复数,因而“e”也是有定复数,是有指的,指称一定范围的全体成员,所以可以接受;例⑬b 中“e”是无定的,所以不可以接受。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例③—⑤的 b 句和例①—②的 b 句:粤语倾向于采取“系词—XP—结构助词—NP—AP”,而普通话则采取“NP—系词—XP—结构助词—AP”,原因在于粤语的“e”是无指的,因此不能回指前面的话题,所以句子不可接受。

§ 2 形似而实有因:比较量化算子“啲”的允准与粤语的反例

粤语中存在例⑥—⑧那样的句子,表面上看跟例③—⑤的 a 句形式相同,都具有上面例⑫那样的结构。可是,二者的可接受度不同:一个可以接受,一个不可以接受。

实际上,即使粤语跟普通话的比较义系词句语序一致,结构上也会有差异,如下所示:

结构式二: [S₁ NP_{[VP 系词_{[S₂ [NP XP—结构助词 e] AP—啲]]]}}

结构式二中,表示比较义的助词“啲”(一些)附接于形容词短语“AP”之上,使这个形容词短语具有比较的功能,这样就可以允准这个小句内的空语类“e”。“啲”作为“e”的允准者,实际上满足了这类系词句“比较义”的要求。粤语例⑥—⑧这样的句子之所以能被接受,正是因为功能算子“啲”对其前面紧邻的空语类“e”的允准。以例⑥为例,尽管“XP—结构助词”所修饰的“e”无所指称,但是“啲”的存在使形容词谓语“圆”具有比较义,这样“e”得到允准。^②我们可以这样假设:粤语“啲”是一个功能算子,可以给无指的空语类赋予指称的功能。

功能算子“啲”对粤语句中空语类的允准能力还可以从母语者在表达上面例⑨时所采用的形式那里得到证明。下面例⑭的句尾有一个“啲”,可以允准空语类“e”,句子没问题。例⑮的句尾虽然没有“啲”,但用的是最高级形式的“最”,“最”的功能跟“啲”是一样的。如果没有“啲、最”,接受度则比较差,如例⑯。

⑭鸡蛋係焗嘅好食啲。(鸡蛋是煮的好吃一点。)

⑮鸡蛋係焗嘅最好食。(鸡蛋是煮的最好吃。)

⑯??鸡蛋係焗嘅好食。(鸡蛋是煮的好吃。)^③

① 本文讨论的比较义系词句跟助词“的/嘅”结构相涉,对于这类结构的讨论有些跟这里关注的问题有关,可参阅汤廷池(1983)、Lee & Yiu(1998)、邓思颖(2009)。

② 在对母语者的调查中,发现有人在表达③a 这样的句子时,采用(i)“乡下嘅月光特别圆。(故乡的月亮特别圆。)”的说法。(i)是一个描写句,其中不含系词,没有比较义,但状语“特别”在功能上等价于“啲”。在系词句中,要使句子带有比较义,必须有“啲”或者等价于“啲”的“最”之类的成分出现,(ii)“??月光係乡下嘅特别圆。(月亮是故乡的特别圆。)”不合语法证明了这一点。

③ 粤语也存在(i)“姜係老嘅辣。(姜是老的辣。)”这样的说法。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熟语(idiom),应该隐含一个省略了的句子,如(i)实际想说“姜是老的辣,人是老的有经验”。这仍然属于对比的语境,并非本分析的反例。

上面的论述表明:功能算子的允准对句子的可接受度起决定作用。或者更准确的说,比较义对这样的句子有重要影响,这一点还可以从例⑩和下面例⑪的对比中得到证实。如果我们把例⑩放在一个对比的语境里,如例⑪,语感明显好得多。例⑪的形容词谓语虽然没有被“啲”或者“最”修饰,但对比的语境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比较意义。我们不妨假设例⑪里的空语类在对比的语境里得到一定的允准,能够具备指称的能力。

⑪鸡蛋係焗嘅好食,鸡係蒸嘅好食。(鸡蛋是煮的好吃,鸡是蒸的好吃。)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的观察大致总结如下:普通话和粤语在比较义系词句里的差异,主要跟空语类的性质有关。普通话的空语类本身具备指称的能力,但粤语的空语类基本上是无指的,必须受到允准。至于允准粤语空语类的方法,目前看来,都跟比较义有关,比如助词“啲”(意为“一些、一点”)、状语“最”、对举语境等。当然,上述总结对于解释普通话和粤语比较义系词句的特性而言还只是一种假设,这种假设的合理性将从这类句子的生成方面求得理据。

§ 3 句子的生成、比较义的来源及“是/系”的性质问题

上面讨论了普通话、粤语比较义系词句的差异及其缘由,现在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这类句子为什么会有比较义?

这个问题跟句子的生成有关。基于本文的讨论,这类系词句包含了一个位于主语的名词短语“NP”和一个空语类“e”,而空语类实际上是形容词谓语“AP”的主语。其结构形式为:

结构式三: [s₁ NP_{[VP 系词[s₂[NP XP-结构助词 e]AP]]]}

主语的名词短语在语义上是类指的(generic),标定一个集合,甚至可以充当话题的功能,而空语类(也即“XP-结构助词-e”)所指是主语所指的一个子集。两者比较起来,子集的成员具有形容词谓语的性质。功能算子(比如粤语的助词“啲”)强化了这种比较义。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将普通话的“是”和粤语的“係”看作系词,但其句法行为跟通常所说的系动词显然不同,这里需要就其性质做一下说明。

从上面的结构式三可知,“XP-结构助词-e-AP”组成一个小句“S₂”,独立表达一个命题。我们可以将这个命题分析为系词的论元,记为:“是(P)”。也就是说,这个句子中的系词可以处理成一个以命题为论元的一元动词,这也是普通话和粤语在这类系词句方面的共性。

既然典型的系词应该是一个二元动词,为什么它们在这类系词句方面成为一元动词?这大概跟汉语缺乏形式主语有关。如果以“印欧语的眼光”来看,系词前面应该有一个相当于英语“it”的东西。^①汉语这类系词句的结构表达“是认个体”(identifying entity)与“对个体做性质判断”这样的静态断言意义。照此分析,这里的系词跟学界所说的焦点标记接近,比如“是猫把花瓶打破的”,系词也是先对个体进行“是认”,只是后一部分是被改造为“事态”的“事件”。^②

① 相应的英语表达可能对我们理解这类结构的性质有帮助。John Wakefield 指出,要表达“读书人是善良的多,商人是奸诈的多”,可以说成“People in academia are mostly good hearted; business people are mostly shrewd”。英语的主语突显(subject-prominent)性特征要求句子有一个主语。根据笔者的理解,跟上述句子更接近的英语表达应该是(i)或(ii)。无论采取强调形式,还是采取一般形式,英语都需要一个主语。汉语系词之前的成分在英语那里或以从句形式出现,或以话题标记形式出现。

(i) When it comes to talk about / As for academicians, (it is) the quantity of good-hearted ones (that) is larger.

(ii) When it comes to talk about / As for businessmen, (it is) the quantity of shrewd ones (that) is larger.

② 关于“事态句”的讨论,可参阅袁毓林(2003),本文暂且将这些结构中的“是”都看做系词。

参考文献:

- [1] 邓思颖. 汉语方言空语类的参数分析[A]. 语言学论丛(第39辑)[C].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 [2] 吕叔湘. 中国语法要略[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 [3] 吕叔湘主编.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 [4]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 [5] 袁毓林. 从焦点理论看句尾“的”的句法、语义功能[J]. 中国语文, 2003, (1).
- [6] 赵元任. 中国话的文法(丁邦新全译)[M].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0.
- [7] 朱德熙. “的”字结构和判断句[J]. 中国语文, 1978, (1-2).
- [8] Lee, Thomas Hun-tak(李行德), and Carine Yiu. *Final “de” and “ge3”-a nominalization analysis for cleft sentences in Mandarin and Cantonese*.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Research Forum of the Linguistics Society of Hong Kong, 1998.
- [9] Tang, Ting-chi(汤廷池). *Focusing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Cleft Sentences and Pseudo-Cleft Sentences In Studies in Chinese Syntax and Semantics, Universe and Scope: Presupposition and Quantification in Chinese* edited by Ting-chi Tang, Robert L. Cheng and Ying-che Li. Taipei: Student Book Co, 1983.

The Copular Construction with a C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 in Mandarin and Cantonese

ZHANG He-you & TANG Sze-W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pular construction with a c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 “NP₁-copula-NP₂-attributive marker-AP” in Mandarin and Cantonese. It is argued that the dialectal differences are attributed to the parametric analysis of empty categories. The empty category modified by the attributive “NP₂” can be interpreted as referential in Mandarin while it is non-referential in Cantonese. Regardless of their differences, such kind of empty categories are subject to some licensing condition that applies to both Mandarin and Cantonese. It is also pointed out that such kind of copular construction is base-generated and its existence may be related to the lack of dummy subject in Chinese.

Key words: copular construction; comparative meaning; empty category; licensing